

数字金融素养能否缓解消费不平等?

——基于金融排斥与金融鸿沟双重视角

张雅淋¹, 姚玲珍², 乔贝²

(1.南京邮电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促进消费公平是增进人民福祉和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涵。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实证检验了区域数字金融素养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数字金融素养加剧了个体消费不平等,且对中老年、未婚以及中低收入群体影响更为明显;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更多地加剧了发展与享受型消费不平等,相对于金融素养,数字素养的作用更大;区域数字金融素养通过强化数字金融排斥与数字金融鸿沟进而作用到个体消费不平等。进一步分析表明,提升个体数字金融素养能够有效缓解消费不平等,且能显著削弱收入差距所产生的消费不平等效应。因此,为降低个体消费不平等,应持续强化数字金融普惠性,并特别注重不断缩小个体间数字金融素养差距。

关键词:数字金融素养;消费相对剥夺;金融鸿沟;金融排斥;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2-0133-10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围绕提升消费能力、创造有效需求、增强消费意愿,针对性解决制约消费的突出矛盾问题。消费作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也是人民福祉和美好生活的直接体现。构建以内需为主导的国内大循环,既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要,又有助于化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外部不利冲击^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水平稳步提升,但最终消费率却呈现下降趋势,内需动力仍然不足^{②③}。“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四个关键环节,消费既表征着上一个再生产过程的完成形态,又作为下一个再生产过程的逻辑起点,成为维系社会再生产可持续良性循环的核心枢纽。“萨伊逆否命题”表明,若一个国家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则会导致供给能力和潜在增速的永久性下降。当前,我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④。由此可见,不断缩小居民实际消费差距、促进消费公平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涵。

从宏观层面所理解的消费不平等,指的是不同阶层在消费能力、消费质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⑤,这

收稿日期:2024-11-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4041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3YJCZH308)

作者简介:张雅淋(1991—),女,山东临沂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家庭金融与房地产经济研究。

①毛中根,王鹏帆:《中国消费政策演进历程、逻辑和取向》,《改革》2023年第8期。

②易行健,周利,张浩:《城镇化为何没有推动居民消费倾向的提升?——基于半城镇化率视角的解释》,《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8期。

③孙豪,曹肖烨:《消费主导型经济的演进逻辑、典型特征与政策取向》,《经济学家》2023年第6期。

④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⑤周龙飞,张军:《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及地区差异》,《财贸经济》2019年第5期。

种差异能够反映出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现象。个体层面消费不平等,是个体基于自身消费水平与所在参照群中其他个体进行比较时产生的一种相对剥夺。事实上,基于社会互动理论,个体行为决策不仅取决于自身及其所处的环境特征,还会受到参照组中其他个体行为和群体特征的影响^①。并且,在人际交互过程中,个体会通过向上或向下比较来获取相对处境和地位的认知。当然,这种比较不仅限于物质财富,还包括社会地位、生活质量等。显然,向上比较容易诱发攀比心理,产生相对剥夺。Runciman指出,相对剥夺的产生应同时具备四个条件:(1)个体不拥有X;(2)参照群中其他个体拥有X;(3)个体期望拥有X;(4)个体认为这种期望正当合理^②。此后,相对剥夺的概念被视为个体层面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形式,逐渐被应用到消费、收入等领域^③。

金融素养是一种理解和使用金融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会影响经济主体的金融决策与资产配置^④,进而作用到消费行为。在金融市场上,以家庭为单位的金融资产交易活动会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而日益增加,有效激发了居民消费潜力。当前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其中特别强调积极发展数字金融的战略方向。202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组织开展针对数字金融的教育培训和知识普及,增强消费者金融素养,提升数字金融产品使用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显然,数字金融作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五篇大文章”之一,数字金融素养日益成为数字时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面。普惠金融联盟(AFI)认为,数字金融素养涵盖金融素养、金融能力和数字素养三个维度,体现出一种综合性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存在结构性问题,加上群体间有着“知识鸿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也存在区域性、群体间不均衡现象。根据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2024)》,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相符,且也存在城乡和群体性差异。

综合以上分析,个体消费不平等能够直接体现人民福祉,数字金融素养会作用到个体经济行为,但数字金融素养存在区域性差异。那么,区域数字金融素养对个体消费不平等有何影响?对此,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展开实证分析,探究其内在影响机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个体消费不平等能直接体现真实福利差距,本文以此为研究视角,为深入理解消费不平等内涵作出积极贡献;第二,从数字金融素养水平的区域间不均衡现象出发,揭示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所产生的民生福祉效应,总结出一般性规律并探究内在机理,丰富数字金融与消费不平等研究相关文献;第三,将个体特征、消费结构等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探讨数字金融素养的外部效应,以数字金融素养教育为抓手,审视数字经济时代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为缓解消费不平等、提高弱势群体福利水平、增进人民福祉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⑤、提高区域技术创新水平^⑥的同时,也改变了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⑦。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对数字金融素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⑧。然而,区域整体性数字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并非意味着个体间素养水平的均衡发展,高素养水平往往掩盖了内部群体间的“隐性断层”。这可以从以下三条路径来理解:一是资源分配不均。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区域,通常外部基础设施较为先进,教育资源优势明显,但这些资源可能会被高收入、高学历等特定群体优先获取,使其能更

①Becker G S.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1): 1063–1093.

②Runciman W G. “Relative Deprivation & Social Justice: Study Attitudes Social Inequality in 20th Century Eng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③Fehr E, Schmidt K M.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3): 817–868.

④江静琳,王正位,向虹宇,等:《金融知识与基金投资收益:委托投资能否替代金融知识》,《世界经济》2019年第8期。

⑤王修华,周蓉:《数字金融助推金融强国建设的逻辑框架与政策理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视角》,《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⑥聂秀华,江萍,郑晓佳,等:《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研究》,《金融研究》2021年第3期。

⑦程章,黄乃静:《数字化金融何以影响中国居民储蓄率——基于双通道心理账户理论的分析》,《经济学动态》2024年第1期。

⑧Chetty K, Liu Q G, Gcora N, et al.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Measuring Digital Literacy”, *Economics*, 2018, 12(1): 2018–2023.

快更有效地使用新技术创造收益,而低收入、低学历等群体可能无法及时有效获取更优质的数字金融资源。且不同群体甚至于不同个体对于新事物认知和学习技能、风险偏好等方面有显著差异,由此导致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提升的过程中会产生内部极化现象,将进一步拉大群体间贫富差距,加剧“马太效应”^①。二是技术扩散的非线性影响。一方面,在技术普及过程中,早期采纳者(如年轻人、高收入群体)数字金融素养的快速提升会推高区域平均素养水平,但技术扩散到后期采纳者(如老年人、低收入群体)时素养提升速度放缓,形成长尾滞后效应^②。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工具的复杂性会使得技术接受度高的群体快速进阶,而一般用户则只停留在基础应用阶段,导致高阶技能分布不均。三是社会网络的结构性分化。信息茧房使个体囿于特定的信息领域,信息获取效率差异造成低素养与高素养群体之间的圈层隔离,数字金融成功案例的示范效应在高素养群体间传播更快,进一步加剧群体间素养分化。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在区域层面数字金融素养整体性提升的过程中,个体间素养水平可能会呈现分化态势,进而拉大个体层面的消费差距。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₁:

假说 H₁: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加剧个体消费不平等。

一般来说,传统金融服务以社会经济地位、收入水平等作为准入门槛,导致一些弱势群体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金融服务,产生金融排斥现象^③。尽管数字金融具备一定普惠性特征,但由于地区间数字金融发展差异显著^④,新的数字金融排斥不容忽视。数字金融素养可视为一种通过数字金融服务实现财富积累的能力^⑤。一方面,从数字金融服务获取能力来看,高素养群体能够快速掌握 APP 操作流程,理解风险信息,从而充分享受到数字金融红利;低素养群体则可能在基础操作环节就面临技术障碍,因信息、技能不足而被排除在数字金融服务的核心场景之外。另一方面,数据资源虹吸效应使得数字金融生态系统持续向高素养群体倾斜,形成“金融能力—资本积累”的正反馈机制,而低素养群体则被排斥在数字财富管理之外,这种排斥会进一步转化为消费能力落差。与此同时,数字金融素养的差异化所带来的信息过滤机制,会使得数字金融工具从普惠载体异化为消费分层的加速器。个性化消费金融的推送对消费者在信息识别和筛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高素养群体能够精准识别不同信贷产品的投资回报,合理利用满减券、免息期等优惠政策,实现消费效益最大化;低素养群体往往陷入“免息分期”的认知陷阱,忽略服务费、违约金等隐性成本。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存在资源分配不均、技术非线性扩散、社会网络结构性分化等客观现象,尤其在数字金融发展早期阶段,区域整体性数字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往往伴随着个体间素养分化,进而可能会强化数字金融排斥。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₂:

假说 H₂: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通过强化数字金融排斥效应加剧个体消费不平等。

在金融鸿沟客观存在的背景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在使居民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本质上体现为机会的不平等,会拉开群体间经济和社会差距^⑥。区域数字金融素养差异通过技术渗透与认知迭代强化数字金融鸿沟。一方面,从技术渗透角度理解,不同素养群体在数字金融工具可获得性上存在“数字断崖”。高素养用户可以享受到进阶服务,而低素养用户仍停留在基础功能适配,形成代际技术落差。另一方面,从认知迭代角度来看,不同素养群体在知识鸿沟上存在分化可能。高素养群体能更好地理解复杂金融产品,做出有利决策,而低素养群体容易误解或回避,导致服务使用差异,加剧知识鸿沟分层现象。例如,高收入群体通常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优质数字金融资源,其参与数字金融活动更多是以提升自身数字金融素养、降低搜索成本和时间成本为前提,他们也能更好地利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获益,从而实现家庭财富积累;而低收入群体对于数字金融技能的使用广度和深度则会受到来自于金钱或时间的限制。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凸显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数字鸿

①何宗樾,宋旭光:《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财贸经济》2020年第8期。

②李杏,高登云,尹敬东:《数字金融是否改善了居民收入结构?——基于“长尾”理论的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③谭卓敏,陈楚娜,柳松:《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研究》,《财经研究》2024年第2期。

④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4期。

⑤武志伟,殷明,吴宜真:《居民数字金融素养度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22年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8期。

⑥谢康,廖雪华,肖静华:《效率与公平不完全相悖: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视角》,《经济研究》2021年第2期。

沟效应。数字鸿沟会增加贫困家庭在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而加剧财富分配和消费的不平等^①,这种作用在欠发达地区和数字弱势群体中更加突出^②。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₃:

假说 H₃: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通过强化数字金融鸿沟效应加剧个体消费不平等。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筛选说明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数据开展实证研究。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金融素养,相关问题在2019年问卷中体现得更为全面,且是目前可公开获取的最新数据集,故本文仅使用2019年CHFS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对于机制检验所涉及的数字金融排斥,限于数据可得性,选择通过构成该效应的反事实方式进行分析,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代理变量,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合作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为使研究结论具有可信度,本文对样本进行以下步骤预处理:一是剔除缺失或无效值样本;二是限定户主年龄为21—75岁;三是对家庭消费、家庭总收入和家庭资产及负债等各项经济指标进行缩尾处理。本文最终得到26801个有效观测值^③。

(二)实证策略与变量定义

本文关注数字金融素养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设计计量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Consum_RD_{ij} = \alpha + \beta DFL_{ij} + \gamma X_{ij} + \theta_j + \varepsilon_{ij} \quad (1)$$

模型(1)中下标*i*和*j*分别指代受访家庭与其所在地区; θ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

1.被解释变量:消费不平等 $Consum_RD_{ij}$

Yitzhaki指数、Kakwani指数和Podder指数是衡量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常用指标。其中,Yitzhaki指数最先被提出,Kakwani指数是将Yitzhaki指数除以参照群内消费均值,Podder指数则是将Yitzhaki指数中的绝对值指标替换为对数形式计算而成^④。考虑到Kakwani指数克服了无量纲性和正规化缺陷而成为学术界更为常用的指标,因此本文也以其作为核心测度指标,另外两种指数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素养 DFL_{ij}

该指标指代受访者所在区县的平均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是基于个体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按照受访者所在区县进行分组计算所得。对于个体数字金融素养,参考孙继国和赵文燕^⑤的研究,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将其区分为金融知识(5个指标)、金融技能(4个指标)与数字金融使用(5个指标)共14个指标,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合成,依据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85%的标准提取主成分,计算出个体数字金融素养综合得分。对于金融知识,选取对经济金融关注程度(赋值1—5,数值越大,关注程度越高)、利率计算、通货膨胀计算进行衡量。其中,参考Rooij等^⑥的研究,将利率计算和通货膨胀计算分别设置两个0—1变量,即是否正确回答(正确回答赋值为1,否则为0)和是否直接回答(是赋值为1,否则为0)。对于金融技能,选取拥有股票账户、持有基金、使用信用卡以及拥有金融理财产品,分别设置0—1变量(是赋值为1,否则为0)进行度量。对于数字金融使用,参考张林和曹星梅^⑦的研究,选取数字支付、数字借贷(因生产经营和购房、车等日常生活活动进行网络借贷赋值为1,否则为0)和数字理财(持有互联网理财产品赋值为1,否则为0)进行度量。其中,数字支付包括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是否开

①Zhang Y., Qu Y. X. “Has the Digital Economy Improved the Consumption of Poor and Subsistence Household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4(83): 102083.

②杨碧云,王艺璇,易行健:《数字鸿沟与消费鸿沟——基于个体消费不平等视角》,《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3期。

③限于篇幅,未报告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留存备索。

④因篇幅有限,指数计算公式留存备索。

⑤孙继国,赵文燕:《数字金融素养何以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⑥Rooij M A., Lusardi A., Alessie R. “Financial Literacy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101(2): 449-472.

⑦张林,曹星梅:《数字金融使用何以影响农户家庭财富——基于中西部5省份944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期。

通第三方支付以及是否有网购经历(是赋值为 1,否则为 0)三项指标。

3.控制变量: X

控制变量 X 包含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其中,个体特征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年龄平方项/1 000、受教育年限、婚姻状态、工作状态、健康状况以及户口类型等;家庭特征包含家庭人数、净资产、总收入、创业情况以及房产数量等。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模型(1)考察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影响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前两列是分别将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依次纳入回归模型所得,第(3)列是在第(1)列基础上将所有控制变量均纳入回归模型所得。结果显示,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与个体消费不平等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表明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越高,个体消费不平等程度越高,假说 H_1 得以验证。诚然,数字和金融是途径,普惠和公平是目的,而现阶段我国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居民数字金融素养仍存在地区间和群体间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地域的群体对于数字金融产品的理解和使用程度差异显著,数字金融服务难以均等惠及各类人群,尚未实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愿景。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消费不平等		
	(1)	(2)	(3)
区县数字金融素养水平	0.066 *** (0.019)	0.160 *** (0.019)	0.296 *** (0.018)
个体特征	是	否	是
家庭特征	否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2	0.204	0.330	0.364
观测值	26 801	26 801	26 801

注:(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2)*、**、***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3)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使回归结果具有可信度,本文采用以下四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即将区县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替换为城市均值进行回归;二是更换被解释变量,即将衡量消费不平等的 Kakwani 指数替换为 Yitzhaki 指数和 Podder 指数展开分析;三是更换回归样本,即分别采取有放回 50%抽样和无放回 50%抽样方式选取样本;四是采用加权回归方式,考虑到在抽样过程中,不同子样本中个体被抽中的概率不同,那么不同样本个体所代表的总体数量也不同,这时便需要借助权重进行反映,故本文以样本中各区县人口数量为权重进行加权回归。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①,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三)内生性处理

因反向因果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不容忽视。群体效应理论指出,群体特征仅与个体的某一特征紧密相关,而不会直接影响其他特征。因此,可以将内生变量在区域内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用以缓解内生性问题^②。而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受访者所在区县的平均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该指标对于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具有一定外生性。但尽管如此,也可能存在轻微反向因果问题。在难以找到

①限于篇幅,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案。
②张雅淋,吴义东,姚玲珍:《住房财富“寡”而消费“不均”?——青年群体住房财富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研究》,《财贸经济》2022 年第 3 期。

合适的工具变量时,Lewbel开发了一种高效估计量,即利用内源性回归量识别回归模型中的结构参数^①。基于Lewbel工具变量方法的估计结果显示^②,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强化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并且工具变量通过了识别不足、弱识别以及过度识别检验。

因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也会导致研究结论有偏。参照Altonji等^③、王伟同等^④的研究,本文通过设置有限集控制变量和全集控制变量两个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⑤,如若遗漏变量会对研究结论带来偏误,其解释力至少应达到已控制变量的1.287倍,且平均需超过12.919倍。据此可以排除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四)异质性分析^⑥

1.基于受访者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会因个体特征差异而有所不同,对此,本部分通过构建区县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与个体特征变量交互项的方式进行异质性分析。对于个体特征,选用个体年龄、婚姻状态、家庭总收入展开分析。

首先,个体年龄不同,对数字金融的学习和认知能力、接受度和使用频率等都会有所差别,消费观念和偏好也存在差异。因而,区域数字金融素养对不同年龄群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也可能有所区别。结果显示,年长者消费不平等受到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程度相对更高。通常,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对数字金融工具的使用更为熟练,年长者可能因为技术接受度较低而难以享受到数字金融发展红利。并且,从消费习惯来看,年轻人更注重享受和体验,消费行为更具冲动性和多元化;年长者则更为理智,注重性价比、实用性和便利性,这种消费习惯更少依赖于数字金融产品所带来的溢价。

其次,个体婚姻状态、生活方式、家庭责任、消费观念以及经济压力等方面的差异,也会影响消费行为,作用到消费不平等。因而,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对不同婚姻状态群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异质性。结果显示,未婚群体消费不平等更容易受到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

最后,收入既是获取高质量金融教育资源的关键指标,也是影响家庭消费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家庭总收入差异也可能带来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收入水平越高,越会缓解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对消费不平等的加剧作用。事实上,高收入群体单纯依靠收入就能支撑消费需求,较少或无须依靠数字金融产品提升消费支付能力。并且,高收入群体通常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优质数字金融资源和产品,低收入群体则可能因为经济压力而无法投入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去学习更高阶金融知识,其对于数字金融技能的使用广度和深度会受到限制,由此也会导致收入进一步分化,加剧个体消费不平等。

2.基于消费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着力点,而关注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能否优化居民消费结构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食品、衣着和居住类消费定义为生存型消费,其他类消费定义为发展与享受型消费,重新生成Kakwani指数进行分析,所得回归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尽管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对两类消费不平等都起到加剧作用,但这种加剧作用在发展与享受型消费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更高层次需求是在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体现出来。相对而言,生存型消费应是个体最迫切需要满足的需求,收入起到关键作用,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人们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此时,数字金融素养的效应会更明显地发挥出来。

①Lewbel A. “Using Heteroscedasticity to Identify and Estimate Mismeasured and Endogenous Regressor Models”,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2012, 30(1): 67-80.

②限于篇幅,未报告内生性处理结果,留存备案。

③Altonji J G, Elder T E, Taber C R. “Selection on Observed and Unobserved Variables: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atholic Schoo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13(1): 151-184.

④王伟同,谢佳松,张玲:《人口迁移的地区代际流动偏好: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

⑤限于篇幅,未报告遗漏变量产生的偏误程度估计结果,留存备案。

⑥限于篇幅,未报告异质性分析结果,留存备案。

3.基于素养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金融素养和数字素养在定义、应用场景和技能要求上各有侧重,但两者在提升个体财务管理和信息处理能力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对于哪种素养对消费不平等影响更大这一问题,本文也进行了相应分析。其中,金融素养包含前文中所提及的金融知识和金融技能共 9 项指标;数字素养包含数字金融使用的 5 个指标。回归结果显示,两种素养水平均会加剧消费不平等,但数字素养所起到的作用更大。

与此同时,本文还分别讨论了金融素养和数字素养对不同类别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素养会加剧发展与享受型消费不平等,而数字素养对两种类型消费不平等都起到加剧作用。数字素养更多地强调在数字化时代的基本技能和知识,包括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能、信息检索能力、数字工具使用以及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知识,相对于金融素养来说,数字素养在技能水平上有着更高要求。

五、机制探讨

(一) 基于数字金融排斥

为识别数字金融排斥效应,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通过构建该效应的反事实方式进行检验,引入受访者所在省份数字普惠金融程度展开分析,构造模型形式为:

$$Consum_RD_{ij} = \alpha_1 + \beta_{11} DFL_{ij} \times DFHC_{ij} + \beta_{12} DFHC_{ij} + \gamma_1 X_{ij} + \theta_j + \varepsilon_{ij}$$

(2)

其中, $DFHC_{ij}$ 为受访个体所在省份数字金融排斥程度,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这一能够体现反事实特征的指标作为代理变量,系数 β_{11} 为本文关注的核心估计结果。

基于模型(2)探讨数字金融排斥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2 第(1)列所示。结果显示,区县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与省份数字普惠金融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外部数字普惠金融程度越高,越会缓解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加剧效应。可能的解释在于,若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意味着当地金融服务普惠性程度更高,这降低了消费对于数字金融素养的依赖度,居民消费行为更能突破时空限制,更易获取消费金融支持,进而缓解消费相对不平等。换句话说,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降低因数字金融素养导致的数字金融排斥可能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消费者可更为轻松地获取消费金融支持,缓解了消费行为受知识素养的约束。这一结论构成了数字金融排斥效应的反事实检验,在消费金融供给有限的情形下,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提升过程中会产生数字金融排斥效应,进而加剧个体消费不平等。但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等消费金融不断发展,这一排斥效应得到显著缓解,个体消费不平等也将因此而减弱。此外,本文也基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展开分析,表 2 第(2)列和第(3)列所得结果显示,区县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与该两项指标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进一步说明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通过强化数字金融排斥效应加剧个体消费不平等。假说 H₂ 得以验证。

表 2 机制探讨:基于数字金融排斥效应

	被解释变量:消费不平等		
	(1)	(2)	(3)
区县数字金融素养水平	4.410*** (0.958)	3.437*** (0.971)	3.671*** (0.665)
区县数字金融素养水平 * 省份数字普惠金融	-0.709*** (0.165)		
区县数字金融素养水平 * 省份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0.547*** (0.169)	
区县数字金融素养水平 * 省份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0.584*** (0.11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 ²	0.364	0.364	0.364
观测值	26 801	26 801	26 801

(二) 基于数字金融鸿沟

因群体间资源禀赋、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所以数字金融发展在使多数群体享受到红利的同时,也可能拉大群体间数字金融鸿沟。图 1 直观展示了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与其标准差的线性拟合关系,二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向关联。这意味着随着区域整体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提升,内部个体间数字金融素养差距也会不断拉大,即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提升的过程中会产生内部极化现象^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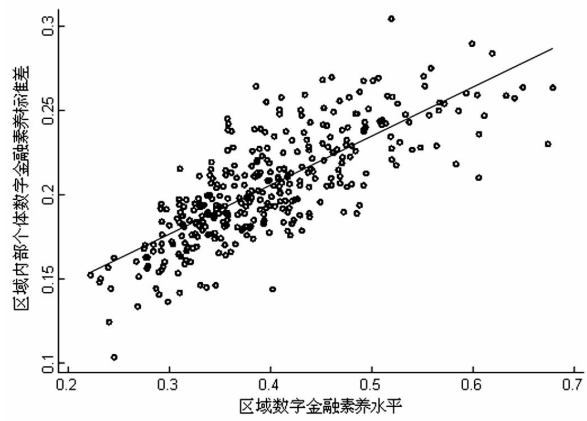


图 1 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与内部标准差散点图

为检验数字金融鸿沟效应,本文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DFL_{Ind_{ij}} = \alpha_2 + \beta_{21} DFL_{ij} + \beta_{21} DFL_{ij} \times Group + \gamma_2 X_{ij} + \theta_j + \varepsilon_{ij} \quad (3)$$

其中, *Group* 采用两种分组方式,一是按照个体年龄区分年轻组和年长组(年龄超过 45 岁赋值为 1,否则为 0)进行回归分析;二是按照家庭总收入区分低、中、高收入组别(依据家庭总收入 1/3、2/3 分位点,低、中、高收入组别分别赋值 1—3)进行回归分析。

基于户主年龄和家庭总收入检验数字金融鸿沟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区县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与年龄组别变量构建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年龄显著削弱了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对个体数字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这是因为年龄越大,使用数字技术的技能越弱,也相对缺乏使用数字技术提升自身收入或进行再就业的能力^②。第(2)列回归结果显示,区县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与家庭总收入组别变量构建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收入家庭更能享受到数字金融发展红利。高收入群体拥有更多金融资源和知识,更容易获取和利用具有普惠性特征的数字金融服务,从而进一步扩大数字金融鸿沟效应,加剧消费不平等。假说 H_3 得以验证。

表 3 机制探讨:基于数字金融鸿沟

	个体数字金融素养	
	(1)	(2)
区县数字金融素养水平	0.537*** (0.020)	0.319*** (0.023)
区县数字金融素养水平 * 年龄组别	-0.036*** (0.012)	
区县数字金融素养水平 * 家庭总收入组别		0.082*** (0.007)
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R^2	0.320	0.324
观测值	26 801	26 801

^①对于其内在机理,在本文假说 H_1 的推导过程中已有所体现,此处不再赘述。

^②吕明阳,彭希哲,陆蒙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参与的影响》,《经济学动态》2020 年第 10 期。

六、进一步讨论

如前所述,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通过金融排斥和金融鸿沟两个渠道加剧个体消费不平等。而在数字金融作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五篇大文章”之一的背景下,数字金融素养日益成为数字时代教育的重要方面,那么个体层面数字金融素养能否缓消费不平等?这种影响又是否会因消费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回答好上述问题,是着眼于促进消费公平、客观评价数字金融素养消费效应的关键。本部分将对此展开实证检验,表 4 第(1)列至第(3)列所得回归结果显示^①,提高个体数字金融素养能有效缓解消费不平等,并且这种缓解效应在发展与享受型消费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据此可以认为,相对于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来说,更应该注重缓解个体间数字金融素养分化现象,不断缩小数字鸿沟。

表 4 个体数字金融素养与消费不平等

	消费不平等	生存型 消费不平等	发展与享受型 消费不平等	消费不平等	消费不平等
	(1)	(2)	(3)	(4)	(5)
个体数字金融素养	-0.082*** (0.006)	-0.047*** (0.006)	-0.166*** (0.007)	-0.076*** (0.006)	-0.057*** (0.009)
收入不平等				0.382*** (0.006)	0.401*** (0.010)
个体数字金融素养*收入不平等					-0.052** (0.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361	0.304	0.309	0.387	0.387
观测值	26 801	26 801	26 801	26 801	26 801

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会引发市场分层,拉大消费差距。据此,本文进一步将收入不平等纳入回归模型,构建衡量收入不平等的 Kakwani 指数展开实证分析。表 4 第(4)列所得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会加剧消费不平等。而在个体数字金融素养不断提升过程中,是否会对收入差距引发的消费不平等产生调节作用?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进一步构建个体数字金融素养与收入不平等的交互项指标并纳入回归模型,表 4 第(5)列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个体数字金融素养能有效削弱收入差距所产生的消费不平等效应。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个体消费不平等能直接体现其在参照群中的福利差距,数字金融素养会影响个体经济行为,但在多数群体享受到数字金融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数字金融排斥,拉大了群体间数字金融鸿沟。基于 2019 年 CHFS 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区域数字金融素养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数字金融素养与个体消费不平等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年老和未婚群体消费不平等对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的敏感度更高,而家庭总收入越高越会缓解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对消费不平等的加剧作用。区分消费类别和素养类别后发现,区域数字金融素养更多地加剧了发展与享受型消费不平等,而且相对于金融素养,数字素养的作用更大。数字金融排斥与数字金融鸿沟是区域数字金融素养作用到个体消费不平等的两条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提升个体数字金融素养能有效缓解消费不平等,且能削弱收入差距所产生的消费不平等效应。基于研究结论,为进一步缓解个体消费相对不平等,增进人民福祉,在促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更加注重缩小个体间数字金融素养差距。

第一,有重点地提升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水平,特别是针对低素养群体。以知识绘本、公益汇演等喜

^①个体数字金融素养指标构造过程已在“实证策略与变量定义”部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141

闻乐见的形式组织开展数字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帮助低素养群体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数字金融工具,弥合区域间和群体间的数字金融鸿沟,助力不同群体公平享受更智慧、更便捷、更贴心的数字金融服务。

第二,完善数字金融治理体系,切实维护好市场秩序,减少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注重提升居民信息获取、处理与利用能力,增强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充分发挥社区、网站等载体功能,重点针对“一老一少”开展常态化知识普及和风险提示。金融机构要持续优化消费领域数字金融风险管理系统,实现风险智能识别、预警、防控,推动风控从“人防”向“技防”“智控”转变。加强数字金融业务合规管理,密切跟踪数字金融新产品、新业务、新模式,将数字金融活动依法依规全部纳入监管。

第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更多适合不同数字金融素养群体的金融服务产品,拓宽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财富积累渠道,助力减少金融排斥现象。针对不同类型客户进行精准有效的知识推广和风险提示,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利用大数据等手段对不同群体进行用户画像,开发适宜不同素养群体的数字金融产品,持续健全数字金融无障碍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数字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建立健全数字金融产品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Can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Eas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Exclusion and Financial Gap

ZHANG Yalin¹, YAO Lingzhen² & QIAO Bei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consumption equity is a crucial component in enhancing people's well-being and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19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regional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s on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regional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exacerbates individual-level consumption inequality, particularly evident among middle-aged/elderly populations, unmarried individuals, and middle-low income groups. Regional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primarily exacerbates inequality in developmental and enjoyment-oriented consumption, with digital literacy demonstrating greater influence compared to general financial literacy. The mechanism operates through intensifying digital financial exclusion and widening the digital financial divide.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enhancing individual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significantly mitigate th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effects caused by income disparities. Therefore, to reduce individual consumption inequality, it is imperative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inclusiveness of digital finance while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narrowing the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gap among individuals.

Key words: digital finance literacy;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consumption; finance divide; financial exclusion; common prosperity

(责任校对 朱正余)